

于建华
于津 著
ZHONGGUO FOMEN
SHUHUAJIA TUDIAN

中国佛门书画家图 典

佛

于津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门书画家图典/ 于建华,于津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2013.2

ISBN 978-7-5486-0486-0

I. ①中… II. ①于… ②于… III. ①僧侣—生平事
迹—中国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3143 号



中国佛门书画家图典

作 者——于建华 于 津 著

责任编辑——褚大为

特约编辑——曹瑞锋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710×1020 1/16

印 张——17.75

字 数——28 万

版 次——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486-0/G·154

定 价——3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1

刘万林

佛教传入我国大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年来佛教在中国社会上曾经起过并且至今仍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文化体系，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还涌现出许多建筑大师、雕塑大师、音乐大师、大画家、大书法家、音韵大师、大舞蹈家、大文学家、大诗人。书画家中，如怀素、贾岛、贯休、巨然、法常、陈洪绶、八大山人，石涛、髡残、弘仁、虚谷、担当、弘一、苏曼殊等，在书法和绘画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些因其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成就而堪称是披着袈裟的文化巨人。这些人的书画作品，往往成为国家级海内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如果在书画拍场上出现，也会成为大收藏家大买家们争逐的宝贝。

当今的书画市场，经过这几年的大起大落，而更加走向理性、更加成熟。一些涉足收藏的人们，更加重视学习。淘宝的人们，开始认识到如果不具备一般的文化知识、历史知识、专业知识，即使走进宝山，也会如盲人瞎马，珍宝在前也会失之交臂，空手而回。目前，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中华文化大振兴的大好时代，伴随着国学学习的热潮，收藏热潮也在向更高的文化层面推进。大量的国学典籍再版，一些基础知识的工具书在市场上热销，热衷收藏的人们在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丰富着自己的收藏。

上海学林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这本《中国佛门书画家图典》是一本填补空白的学术性工具书。此书出版上市，料想书画家和收藏书画的人们定会喜欢

置备。

这是由于建华、于津父子合著的近30万字左右的著作。于建华先生为书法篆刻家，早年从上海文化大家洪丕谟先生游，是洪先生的得意弟子，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跟洪先生出入上海、杭州等地的书画拍场，涉足书画收藏，兴趣日浓，渐入渐深。于建华先生是工薪阶层，他的收藏从自身能承受的低价位开始，因为深具文化、佛学、历史知识，淘来不少书画珍品，他每淘来一幅作品，即在上海重新装裱，由洪先生跋上一段文字，作品顿时身价倍增。他又将每幅作品写一篇文章，介绍作者，分析作品。其中不乏文人逸事、文坛掌故，行笔优美，成为一篇可读性很强的散文，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大受欢迎。写得多了，结集出版，至今已达十部之多。人们从他的文章中既学到收藏知识，又得到鉴赏乐趣，建华至今已蜚声东南半壁。拍场进得多了，通过实践，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许多书画收藏者向他请教，请他掌眼，实至名归，他又多了一个书画鉴赏家的名头。于建华先生又是一位资深的居士，早年皈依菲律宾大和尚瑞今法师，瑞今是弘一法师的弟子，佛学精深，于诗、词、联句、书法都有很高的修为。他的业师洪丕谟先生也是精通佛学的文化大家，他这些年专心向佛得顿悟法门，博学强记，早已成为学养深厚的佛教学者，他曾参与权威的《中华佛教二千年》巨册（赵朴初任主编）的编写审校工作，有多部著作问世。由他来主笔这部涉及佛教的辞书是再合适也不过的了。

《中国佛门书画家图典》收录中国境内出家的和尚尼姑，从两汉佛教传入中国直到民国这期间所产生的僧尼书画家，收录的辞条达1200多人，建华先生从两汉起按朝代行文，每章写一个朝代，先写这一朝代的佛教概况，再写佛教美术史话，所以这同时又是一本简要的汉传佛教的美术史。对于一个佛教知识欠缺的人，可以认识汉传佛教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基本脉络，了解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内容。

这本书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这就肯定了他的学术性，诚为书林和藏界奏好音，我得先睹为快，书以上文字为小引。

2012年春节水仙花开时于紫竹轩

序 2 潮汐的建华

吴小妮

中秋时节，有幸踩着月光与建华和学林出版社的褚大为先生一起在沙澧河畔相聚。并有幸悠闲而惬意的在月光的轻抚下，一边喝着新煮的咖啡看大为先生一丝不苟泼墨作画，一边咀嚼《大河报》收藏版刊登的建华书法篆刻作品。这时建华拿给我他将要出版的《方外书画家》书稿给我看，这是继中秋节赏月赏画之后我又看到了一抹亮丽的风景。建华的勤奋恰似一波一波月光的潮汐，那是因为刚刚才为他写完《近现代书画名家价值考成》序言《云水的建华》，仿佛只是一个转身的的时间和距离，他的新作就像明媚的月光一样拭亮了我的眼睛。这真是潮汐一般的建华。

在这个物质声浪喧嚣的城市里，建华的“不歌楼”书屋就像一座隐居在闹市里的空中寺院。当然，寺院里少不了建华在哪里著作的洁净禅房。几朵淡雅的石兰宁静的开放在书案上面，抬眼望去，总有三两朵白云好像建华喂养着一样，风华的挂在窗外的蓝天之上。仿佛世像里的滚滚浮尘无法蹿动到他满屋散发着幽香的书屋一般静雅、恬淡。禅宗说：定能生慧。一个缺乏定力的人，他的智慧无论如何不会从中汨汨而来？禅宗里有这样一个公案：“指月亮的手不是月亮。”当下，熙熙攘攘的人们在用不同的手法经营手臂的时候，建华却以朝觐者的虔诚，瞭望历史天空灿若星辰的——诗、书、画、印，瞭望那些抚雪而去或临风而立的文人雅士、高僧大德……

建华大部分的赏析文章和他的书法一样形成了独到的“于体”风格。他

洋洋洒洒十多部书画鉴赏著作虽没有一本是属于苍天在上,黄土在下,大江东去或万马奔涌的格调。但他善于从得到的一幅名人的琴条或扇面或立轴或四条屏上用简约的文字对书画进行推拉摇移。让读者不但从中触摸和咂品到书画本身的艺术魅力,更能隐约聆听到中国文化历史打马走过的隆隆呼啸声和遥远的季节冲破岁月堤岸鸣响的时代背景。

建华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从他成为居士的那天起就有一种使命感,他像整理自己家失散的老亲旧眷的书信一样,收集留意记录古往今来出自佛门的丹青妙手。他深知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一直在引领着和促进着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的重要性。他知道历代有建树的书画大师很多是以佛家思想来审视书画、评论书画、悟道画理进行创作的。特别是生活在丛林中的和遁迹在崇山峻岭中的僧家,把禅文化的精奥幽深渗透在自己的书画作品之中,在中国的书画史上抒写了璀璨的一笔。建华把有史以来僧家的书画名家进行了精心的梳理,考证,然后项链般的把朝代与朝代书僧画僧串连起来,收录的辞条达1200多人。他从两汉起入笔,循着朝代的足迹行文泼墨,写一个朝代就简练的介绍佛教概况和佛教对当下文化的沁润,然后介绍佛教书画人物。特别是对历史上“谜”一样云遮雾绕里掩映绰约的高人给予了娓娓道来的讲述。在写到生活在明末清初一直处在新旧交替天崩地坼巨变之下的八大山人时,给予这位属于世界,属于人类的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浓墨重彩的着重介绍。他把八大山人灵魂的特殊状态和险峻的实际生活环境扼要的勾勒出来,然后写到他为了逃避现实而疯癫的坎坷一生。八大山人是在怎样的“高危”境遇下选择了颠、选择了禅、选择了画。又是怎样把他对新朝的愤懑,他的无奈和他的孤寂一一镌刻在他的绘画之中的,让我们从中了解到了成就一代大师的那个让他颠沛流离的时代背景。建华在写到与八大山人同时代的又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石涛时,也进行了严格的考证,把一个生不逢时,明末的一个锦绣王子变成一个着百衲衣的出家人,他的地位从千万人之上跌落到芸芸众生之下的石涛给予了历史性的介绍。建华着重介绍了石涛如何成为中国绘画艺术的创新者,给石涛一个极高的艺术评价。他把一扫传统拘泥于古法的绘画之风的石涛,把一个对中国绘画理论有突出贡献的石涛,把“亦道

亦佛”、“非道非佛”、思想矛盾的石涛做了全面的解析。建华让读者了解石涛的艺术道路过程的同时，又深刻洞悉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在写弘一法师和太虚大师时也是如此，他把一个走进佛门的艺术大师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和艺术成就及时代、禀赋、个性介绍的清清楚楚，让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他们生平的起承转和，拼凑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人生与艺术故事。

勤奋的像潮汐一样不停奔走的建华，他总是把月光一样的银丝深深埋在书画大师的足迹里，把他们远去的背影留下来。今天，今后，让建华潮汐一样不停的细细解读和诠释……

郑州市艺术创作研究院 吴小妮于一间半庵

2012. 10. 10

目 录

序 1	1
序 2 潮汐的建华	3
第一章 佛教传入和两汉佛教	1
第二章 战火割据中的三国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7
第一节 魏国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7
第二节 蜀国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8
第三节 吴国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9
第三章 发展中的两晋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10
第一节 西晋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10
第二节 东晋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11
第四章 巩固中的南北朝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14
第一节 南朝宋的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14
第二节 南朝齐的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16
第三节 南朝梁的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18

第四节	南朝陈的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21
第五节	北朝北魏的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22
第六节	北朝北齐的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26
第七节	北朝北周的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27
第五章	完成期的隋朝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29
第六章	昌盛期的唐朝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34
第七章	转折期的五代十国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54
第八章	稳定发展的宋朝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62
第九章	辽、金、元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88
第一节	辽朝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88
第二节	金朝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89
第三节	元朝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91
第十章	严控下的明朝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105
第十一章	清朝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135
第十二章	研究兴盛期的民国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234
后 记	270

第一章

佛教传入和两汉佛教

从两汉(前 206—公元 220)之际到东汉(25—220)末年,约 200 多年,印度佛教开始通过西域逐渐传入中国内地。经过反复、曲折的变化过程,终于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上定居下来。西汉时所指的“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今帕米尔是它的一部分)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包括今新疆地区、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及吉尔吉斯斯坦的伏龙芝一带。广义上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南亚的一部分,以及东欧和北非的个别地方,是中国当时就地理知识所及对“西”方地区的泛称。葱岭以东的西域,西汉(前 206—公元 25)时城邑小国星罗棋布,原有 36 个,后来分裂为 50 多个小国。张骞(?—前 114)通西域前,匈奴势力伸展到西域,在那里设“僮仆都尉”,对西域各国征收各种赋税。统治着西域各族人民。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具体时间,传说很多,难以统一。但公认的说法,汉哀帝元寿元年(前 2 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佛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滥觞。

大月氏原居我国敦煌、祁连山一带,汉文帝(前 179—前 156)初年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西迁至塞种地区(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其以西一带)。文帝后元三年(前 161)左右,遭乌孙攻击,又西迁大夏(今阿姆河上游)。约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前 128 年)张骞出使曾到过这里。

公元前 3 世纪以后,由于印度阿育王的支持和帮助,佛教开始在印度以外的

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中亚、西域一带得到传播。在公元前2世纪,大夏入侵印度西北所建立的舍竭国已流行佛教,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至迟在公元前1世纪时,大月氏由于受大夏佛教文化的影响,已开始信仰佛教。西域各国派往汉朝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商人中就可能有可能有佛教信徒。日长月久,人们对这种信仰看得多了,也就渐渐开始感兴趣了。

关于佛教的传入史实,《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松之(372—451)之注所引用的鱼豢撰《魏略·西戎传》是现存关于佛教东传的最早记载。云:“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所谓“曰复立者其人也”的“复立”,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的注,系“复豆”之误。所谓“复豆”是 Buddha(浮图)的音译。由此可见,传入中国的早期佛教是以口授方式译经的。传的什么经?内容如何?有哪些人信仰,不可知也。

东汉明帝(58—76)的异母兄弟楚王英据记载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信仰佛教的人。《后汉书·楚王英传》载:“建武十五年(39)封为楚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又载:“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宴客。晚节更喜黄老学,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永平八年(65),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绢)赎,英献缣三十匹,英遣郎中令诣国相说:“托在藩辅,过恶累积,欢喜天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不计过失,下诏安慰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这件事被公认为东汉上层统治阶级在信仰儒教黄老的同时又信仰外来佛教的佐证。又,楚王英供养优婆塞和沙门这件事表明,西域僧在楚王英的领地已经有传教活动了。后来楚王英广泛结交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遂以“招聚奸猾,造作图书”,企图谋逆罪废,次年,在丹阳自杀。自此,诸侯王作讖纬方术,直接成了大逆不道的罪状。之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佛教在中土的传播记载。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事件中,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的说法最为著名。此说最早见载《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感论》。后者云:“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騫、羽中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

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寿陵曰显节，亦示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兹。”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孝明皇帝纪》、刘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等正史所记与此大致相同。《后汉纪·孝明皇帝纪》首先记叙明帝永平十三年(70)发生的楚王英谋反事件，然后记述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的情景：“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感梦”本身颇具神话的意味，所以一些人据此认为明帝求法是纯属虚构。

虽然汉明帝求法有虚构成分，但从其基本情节来说是可信的，都包含有明帝派人到西域求法，此后佛教得到流传的内容。

东汉桓帝、灵帝(147—190)之世，经过两次党锢(166—176)和震撼全国的黄巾起义，接踵而来的又是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两汉神学化了的纲常名教，即独尊的儒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汉桓帝(147—168)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就是对儒术失去信心的表现。黄巾起义奉《太平清领书》为经典，张鲁的五斗米道用《老子》作教材，广大的农民唾弃了官颁的《五经》。在官僚和士大夫阶层，名教礼法或者成了腐朽虚伪的粉饰品，或者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轻蔑。两汉正统的文化思想已经丧失了权威地位，社会酝酿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其中不少可以与佛教产生共鸣。以“生”为苦之类的悲观厌世情绪，以及不问世事的冷淡出世主义等，更是便于佛教滋长的温床。

此外，与图讖方术同时兴盛的精灵鬼神、巫祝妖妄等迷信，也空前泛滥，为佛教的信仰在下层民众中的流传提供了条件，使佛教广为流传。

东汉两百年中，佛教从上层走向下层，由少数进入多数，其在全国的流布，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心，旁及颍川、南阳、临淮(即下邳)、豫章、会稽，直到广州、交州，呈自北向南发展的形势。

东汉末年献帝(190—220)时的苻融(?—195)崇信佛教，在受任督管广陵(今江苏扬州)、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彭城(今江苏徐州)三郡粮运，并任下邳相时，他擅断三郡钱粮，大造佛寺。《后汉书·陶谦传》说：“初，同郡人苻融，聚众数百，往依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

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载：“（苻融）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重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许人，悉课读佛经。”虽说桓帝时代就已经有佛像了，但真的铸造佛像，应该是从苻融时才开始的。苻融建造的佛寺，也当为中国佛教最古的寺院。并且苻融告示天下，举凡愿意信仰佛教的，一律免去其徭役，以此方法前后招来远近民户五千多，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会，“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在中国佛教史上，苻融可以说是早期信奉佛教的官僚“居士”。而有记载最早的汉人出家僧侣，则是严佛调。《出三藏记集·安玄传》载：“佛调，临淮人也。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通译经典，见重于时。”梁慧皎《高僧传·支楼迦讖传》也附载有严佛调出家为僧。汉灵帝（168—190）末年，安息商人安玄来洛阳经商，渐谙汉语，常与沙门讲论佛教，因为有功被封为“骑都尉”，世称“教尉玄”。安玄与严佛调友善，他俩合作，由安玄口译，严佛调记述，翻译了不少佛经。有名的《法镜经》就是他俩共同翻译的。此经是一部大乘佛经，与《大宝积经·郁伽长者会》属同本异译，其主要内容是劝告人们信仰大乘佛教，其中还谈到大乘出家，即戒律的问题。

严佛调不但译经，还撰有《沙弥十慧章句》一卷，这是中国最早的汉僧佛教名著。这是一部宣传小乘佛教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的著作。

汉人出家为沙门是从严佛调开始的，但是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和梁慧皎《高僧传》虽然记有严佛调“出家修道”，但是具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依什么人出家皆没有记载。可能严佛调没有受具足戒，只是剃掉须发，披着袈裟而已。再说他仍还是一个在俗之姓，所以严佛调也只能是一位具“僧相”的僧人。

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佛教美术亦传入中国。汉代书画艺术已十分发达。隶书在我国书法史上的真正崛起，当数两汉时期。其时由于政治的统一，经济的上升，文化的发展，人事的繁复，人们对于书写的速度，便有了进一步的要求。由此往来回环的篆书写起来实在太费时间，于是，简单易行的隶书，便理所当然地崛起了，并无情的取代了篆书，成为两汉时期的官方文书并大行天下。两汉隶书端凝典雅，多具庙堂之气，为最具成熟和具最高的审美的隶书，成盛极一时的局面。

另外，汉代隶书碑刻之外的简牍隶书墨迹，活泼灵动，篆意未脱，质朴无华，古趣盎然。再者汉代篆书名碑如《祁山公山碑》、《袁安碑》、《袁敞碑》、《开母庙石阙铭》等，也备受研究汉代书法者的注目。

篆隶之外，作为草书的一帜，汉代书坛扛大旗者，当推古今闻名的大书法家张芝。张芝，字伯英，出生年月史书失载，大概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他勤学好古，精通经学，当时朝廷曾经征他为“有道”。“有道”是汉代选举科目之一，一般都推举乡里有道德文章的人来担任。虽然淡于荣利的张芝终于没有接受下来，但是人们还是乐于用“张有道”来称呼他。

在书法上，张芝学习书法极用功，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说他“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学习书法叫做“临池”。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由于他有着扎实的“楷则”作基础，所以他的草书往往写得龙飞凤舞，极为精熟，远远超过他的隶书和行书，以致到了后来，三国魏国书法家韦诞称张芝为“草圣”。王羲之论汉魏书迹，首先推崇钟繇、张芝，认为“其余不足观”。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说张芝的字好比“汉帝爱道，凭虚欲仙”。梁朝庾肩吾《书品》说他的字和后来的钟繇、王羲之一起列为“上之上品”，并评说：“张功夫第一，天然次之。”

还有东汉灵帝（168—190）时大书法家、文学家蔡邕。蔡邕篆隶均擅，隶书更佳。他的书法，能够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个人“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的独到风格。此外，蔡邕在书法理论上影响亦大，他所撰《笔论》、《九势》和《篆书势》对后世书法创作颇具指导作用。

两汉有关佛教书法遗迹和方外书法家都未曾有载。

来说两汉绘画。两汉时期，壁画盛行，当时宫殿的白壁，无不画有大型壁画，其中不乏明君贤臣的人物形象。把这一风气带进墓葬，就是两汉墓室也一时壁画盛行，举凡伏羲、女娲、君臣、烈女、宴饮、游猎、雉戏、打鬼等等，都可以作为壁画的题材。

与绘画并辔而行的是，两汉时期，《淮南子》还提出了颇为耐人寻味的绘画观：“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画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忘焉。”又说：“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这就足以证明，《淮南子》的观点在于画人物最要从大的方面进行总体的把握，要是斤斤计较于面目和皮毛的细部描绘，那就往往失掉

对于精神形貌的把握,这是非常可惜的。”(《点击中国绘画》,洪丕谟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年 8 月出版)

佛教的传入,自然而然地也传入了佛教绘画。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明帝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人赴西域求佛法,三年后,蔡愔等在大月氏国遇见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并将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一同前往洛阳。帝见众归,心中大悦,即下令建寺院给他们居住,并命名为白马寺。白马寺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座寺院,中国佛教寺院自此起源。由于白马寺的建立,同时也推动了佛教绘画艺术的发展,从白马寺现存的壁画即可看到汉代佛教绘画发展的景观。

不过汉代所有的佛教绘画均由当时画工完成,这在寺院的壁画作品中有具体的表现。虽然当时的艺人在艺术上还欠法度,技艺也显粗糙,表现手法还未尽善尽美,但是,这个时期的绘画都为以后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绘画的发展夯实了基础,对中国佛教绘画的发展起到了开启后来的作用。

遗憾的是,汉代佛教绘画的作者未有名传,更勿论方外画家了。

第二章

战火割据中的三国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第一节 魏国佛教及佛门书画家

三国之中，魏国的奠基者是曹操。曹魏占有的是华北地带，势力强大。虽然早年曹操为济南相时曾“禁断淫祀”，拆毁了六百多所城阳景王祠，禁止吏民祠祀；至他为汉丞相执政时，又“除奸邪神鬼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他甚至还将道术方士集中控制，防止他们“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但是，曹氏集团与佛教的关系，仍是个历史疑案。据刘宋陆澄的《法论》序云：“魏祖（曹操）答孔（孔融）是知英人开尊道（尊佛）之情。”从此看，曹操是有尊佛之情的。又《出三藏记集》卷七所载《般舟三昧经记》，谓此经与汉灵帝（168—190）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由天竺山门竺朔佛与月支沙门支谶译出，又于“建安十三年（209）岁在戊子八月八日于许昌寺校定”。许昌寺当时是许昌的佛寺，而建安十三年（209）的许昌（当时还称许），是汉献帝（190—220）的国都（当时曹操正为丞相），在国都内还能校定佛经，是曹操未禁佛教的旁证。唐神清《北山录》卷三《合霸王篇》也说曹操对佛教“虽不能弘赞其风，而亦终不蔽其道也”。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曾有过禁止淫祀的诏书，但也未见有排佛的记载。《魏书·释老志》还载，魏明帝（227—240）曾想拆毁皇宫西侧的佛塔，后来因外国沙门显示舍利的灵异，明帝又将佛塔迁移于道东，并“为作